乙巳禍蹟 三十

要覽

3487
1736
v.30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尹
柳
柳
羅湜
李霖
桂林君
鳳城君
成子擇
李德應
金磻
羅淑
安名世
李煇
宋麟壽
李中悅
林亨秀

李若氷
安順瑞
李瀣
李致
沈苓
成遇
朴光佑
鄭希登
柳貞
尹潔
康惟善
郭珣
權橃
李彥迪
趙璞
李天啓

權勿
韓淑
金振宗
鄭郁
丁熿
鄭滋
柳希春
宋希奎
閔起文
金鸞祥
李彥忱
李湛
韓澍
柳堪
李震

李爓
尹忠元
尹剛元
安瑺
許忠吉
金禧年
梁允溫
盧守愼
李首慶
黃博
權應挺
權應昌
李滉
宋純
李文楗

安景佑
金應貞
韓灝
金忠甲
林晙
李潤慶
崔蓋國
鄭惟沈
成世昌
朴承任
柳景深
鄭礥
林億齡
閔齊仁

李承豪
朴成蕃
李文瑚
李千壽
金承寶
李洪胤
尹興義

奸凶
尹元衡
李芑
鄭順朋
林百齡
鄭彥慤
金明胤
安世遇
李洪男

典故要覽

乙巳諸賢

丁未壁書獄者副學鄭彦慤取驛壁糊紙以啓者也盖彦慤送女子仍經宿自爲之云

乙巳 仁祖宗元年自大小尹指目之後尹元衡與尹任搆隙日夜磨牙思所以擠陷之地及 仁廟大漸尹任入侍元衡欲因此捏造與李芑同謀以任通於恭懿殿桂林鳳城兩君中推戴將不利於明廟造作飛語動搖 文定與 明廟於是鄭順明林百齡相與締結々交或告變或上疏指任爲不自安柳灌柳淑爲稍存形迹浸潤羅織終成大禍任與二柳論以

東333392

大逆桂林鳳城俱被誅一時士類之波及者多亦
丁未鄭彥慤壁禍踵起善流殲盡
「尹任字任之坡平人章敬王后之兄仁宗舅也登
武科左贊成乙巳八月二十一日知中鄭順朋刑判
李芑尹判林百齡工判許磁詣政院上變請對上及
慈殿引見仍召領府事洪彥弼領相尹仁鏡右贊李
彥廸兵判權橃左贊丁玉亨右贊申光漢禮判尹漑
判尹尹思翼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等論定尹任
柳灌柳仁淑等罪大臣請分輕重罪之或言可罪或
言不可罪命竄任遞灌罷仁淑　順朋復疏請擬律

中樣 駙馬揀擇時引 娶○[illegible]為氏親之 精粹 [illegible]立様云云 大妃之敎爲初 [illegible]如此 誅之矣也

命配南海至忠州賜死年五十九文定御壺之後與
元衡兄弟有隙元衡與李芑同謀為報怨之計者久
矣一朝中廟禮陟仁廟即祚而大小尹之積嫌益深
及仁廟大漸任以外舅入侍元衡以為此機可圖與
三奸或密疏或告變日夜羅織終陷不測彼任庸鄙
無識不能炳幾自處至於入內侍疾說徒之口宜乎
自致但陰懷不軌誠萬〻無理身屠家赤三子同車
慘哉〻〻 宣廟丁丑復官駙馬申秀涇初欲娶任
之孫而不應故陰懷凶慘後林百齡與任同閑爭娼
妓玉梅香陷以逆籍沒後取玉梅香為妾 忠毅

柳灌字灌之文化人掌令廷秀之子成化甲辰生丁
卯文科乙巳仁廟即位擢右相七月仁廟賓天元衡
將逞憾於尹任謂公稍存形迹始遁未數日付處舒
川行至温陽賜死鄭順朋上疏論以大逆置極典 公正
色立朝事涉宮闈必盡言嘗入銓長入侍中廟特以李
芑為兵判公曰芑以贓吏女婿不通顯列不可授命
由是寢芑之怨始萌 賜死傳旨曰柳灌素與尹任
更相交密當大行大漸之時正統自有所歸而灌曰
禀定當立及孤嗣服之後聽政自有古例而曰母后
不可臨朝皆陰懷異志賜死

柳仁淑字原明晉州人丁卯司馬庚午文科己卯禍日以都承旨詣獄俄而放為慶州尹辛巳禍奪告身明宗即位以崇政兼吏判為芑等所斥竄遂未幾賜死又曰順朋疏置極典 賜死傳旨曰仁淑連婿尹任助成陰謀内畜患失之心以孤之立謂不利於己潛招師傅問余之昏明指予為有病人或說予賢明顯有不悅之色是皆陰懷異志賜死 李芑與韓景祿曰緣戚里其往来書札誤傳於仁淑仁淑傳播於士林曰此恣殺之詑人曰殺此賊我心快焉 文貞

羅湜字正源豪俠好義羅州人參奉禍作辭連李輝杖流

興陽復配江界丙午六月賜死 傳曰當中廟搆成
易樹之說乃曰窮貧家官避居慶州是豈為上聖之
逆臣而及即位初與逆煇等共倡擇賢之說亡言逆
論又發逆瑠之招讞興陽尋賜死尤庵撰墓表豁谷
碣崔愼亭壽峸允古必可見公嘗嘆曰鴨江以東羅
生一人而已 號長吟亭

李霖字仲望咸安人甲申文科乙巳以兵議杖配義
州丙午賜死 許磁啓曰前日會賓李霖曰聽不知
政權歸何處臣曰豈有他事大王大妃在何問為曰
政權不可歸於女主臣曰汝不思之深也其將何歸

曰何言之輕也臣曰汝雖屈我〻不知乃所言曰大
臣之意亦且不然臣以此言欲顯劾而恐人心更驚疑
只之遞政曹矣己亥東宮有火災指為人火公為大
諫上劄曰褻昵之漸易至騰凌忌克之禍終成僭階
云〻辭論太露識者憂之

鄭源

「桂林君瑠字彥珍月山大君孫仁廟再從而坡原府
院君尹汝弼之外孫圻伯金明胤上變命鞫瑠已逃
矣大索八道兔山倅李坎男捕瑠奴跟尋安邊黃山
中削髮為僧作土室以居獲之拿鞫不服壓膝烙刑

乃曰尹任語臣曰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乎胤城君
及汝中當立矣其凶謀節次則柳灌柳仁淑皆以當
權宰相可以謀于朝廷而爲之云遂被誅 又以財
貨得罪 宣祖丁丑復官 尹任之謁也本品副正
而出繼 王子桂城君諱正二品貞顯王后所移御其
家以賞一品 乙巳仁廟賓天明宗卽位元衡與芑
百齡等欲逞憾於尹任而難成罪名聚首而謀或曰
有不自安或曰稍存形跡或擧桂林之名參錯其間
時吏正鄭磁乃瑠之後夫人兄也言於權瑠曰好欲加尹
任之罪而無名可擧瑠輒擧公名欲爲嫁孽公何不自

處耶莫如見機早避答曰計將安出磁曰李長坤亡命燕山督捕之尚且得全況公一宗室人孰强尋歸臥絶逆奴僕之家或有物色之者轉往他處公之藏獲遍八方安往而不裕衣食哉留議未定決謀諸其妾妾曰不然凡人家見偷疑訝之間或有逆者則必以逆者爲偷公無犯而逆則竊恐逆者爲偷也答曰誠然後磁與夫人告以事急勸之逆甚力留不得已出去俄而拿命出矣於是群凶大喜得以藉口竟成濫禍且有禍孽之所自貽者公母尹氏有三子以留誠孝愛之偏矣尹氏與成廟後宮南嬪之女延城尉公主

孝惠公主下嫁延城尉金禧而受養於南嬪故公主沒後公主之女及寶物皆付於南嬪

早死南嬪之病卒也托其寶物大櫃於尹氏曰待公
主之女長成而與之尹氏亦病重言於侍婢曰公主
之女尚在幼稚而吾且不幸至此若不處置而死則
必見偷與其見偷而失莫如與吾子息加給二櫃於
桂林君故同生坡林君全城副正已故而其二夫人
皆含憤矣及公主之女長成嫁尹百源百源即元老
之子也二夫人同心潛訴於慈殿遣中使推之璿自
念若以寔對恐彰母過對曰母親之事臣寔不知然
上達之人必知其附物幾許書下物目則知其多少
當盡賣田宅陸屬以納不遑 聖教也慈殿怒曰真

箇毒物必以予爲不知寶物之名目故有此對也以此情外事逢慈殿之怒久矣及羣凶搆陷慈殿曰前贓而信竟陷不測

鳳城君岏中宗之子母熙嬪洪氏景舟之女也曰金明胤密啓流蔚珍尋賜死宣祖庚午復官

李若海字景容廣州人乙未科禍作以直學遠拜羅牧丙午年流慶源以奴事柳灌與西羅鄭源同死庚午復官

成守擇甲辰文科工佐性反測無狀以元老外親初附之不容於士論杖流河東尋賜死 庚午復官或

云非可字乃子澤云

「李德應字季潤星州人尹任之婿甲辰科注書禍作安世遇密告被繫使家文應求活於奸黨林百齡知德應輕操怯弱可怵以威逐誣之曰若指任黨爲逆非徒免禍且策勳遂誣服及結案始覺悟曰信奸人以至此

「金䃁字學光慶州人己卯名賢參判世弼之子己亥科乙巳持平密旨之下兩司會議或有言尹任固有罪公大言折之後削黜丙午安置三水尋賜死 弘時吏佐

「羅淑字善源湜之弟也甲申科副學為李煇所引扶
後流鐵山三遷慶源以奴事灌仁淑且以慈殿不可
攝政等言為罪丙午給牒給籍

「安名世字慶應順興人甲辰科弘著戊申李芑等啓
以曾為史官褒揚柳灌仁淑尹任等論以逆黨凌

「李煇字孟明星州人忠楗之子也癸卯科正言為德
應辭連與德應同死

「宋麟壽字眉叟己未生號圭庵恩津人辛巳科參判
樂善勤學不好女色禍作指為浮薄領袖削職丁未因
鄭彥慤匿名書九月賜死尤庵撰狀 文忠

「李仲悅字習之廣州人判書潤履之子己亥科吏正
丙午謫興李煇交通謀逆流甲山　賜死
「李仲悅字[illegible]遂號錦湖平澤人乙未科累爲臺侍乙
巳出濟牧以尹任比黨削職壁書獄加罪賜死公酒
量無限方賜死飲鴆酒盃十六碗不亂更進毒酒二
碗猶不斃乃扼喉而絶
「李若氷字喜初廣州人癸酉生甲戌文科兵郎罷
丁酉叙丁未以尹任婿家賜死　己亥以薛山倅上
疏請立燕山魯山後竟罷歸公長子洪男亦竄寧越
後誣告其弟洪胤謀逆公之諸子及鄉居受業者皆

年五十五

「李致字可遠德水人庚子科屢爲臺諫補日新倅時治崔賀孫告變之罪庚戌以此搆罪拷死

「沈苓字天老青松人甲午司馬巳亥科入翰林 仁廟在東宮爲說書當東宮衛火之變宮中之人皆指奸臣尹元老公以正言請罪同席失色李霖爲大諫請遞公已於霖爲同婿也 仁廟即位公爲諫官論大臣未恩禀斷之事大臣曰正言一言勝千金及仁廟昇遐又諫文定垂簾奸臣嫉之奸臣鄭彥慤即公五寸也謂公曰君謀居二元尹老物論可慮然未外官

善避除咸鏡都事奉箋來京語人曰主上幼沖女主
臨朝何以爲國其妻兄金明胤倡言於朝中竄碧潼
丙午秋也丁未搆罪受刑十月殞於杖年卅五還親
尚存九子皆幼人傷之
「成遇昌寧人參奉與郭珣鄭源李若海結交往來以
此爲罪極謂柳灌豈逆德應誣供請鞫拷訊不服而
死
「朴光祐字國耳密陽人明經學能文章乙酉科仁廟時
以江陵府使入爲司諫己卯生員禍作入闕被傷縱
衣幅裹頭坐於議政外廊都中坊里爲徒之欲爲章

仲兌求其文者簇立前李叅判瓚金叅知曾皆妙年
書善使兩公把筆臨紙公左副右言文詞湧出金李
猶未及書一時所製十餘道 以司諫中學一會不
從其議且以羅湜直向柳灌家際若海郭珣同話推
勒配鳳山未行因杖毒出南門卒
鄭希登字元龍東萊人甲午科高行峻潔行狀曰公
斥陳復昌曰他日誤國之奸不可使與時論李芑為
二相公主論劾遞時東宮無嗣尹元老及嬖婦尋外
以易樹之說傳播道路內以不利大君之言熒惑聰
聽大殿亦不知讒言之孔慝撫大君於膝上曰汝若

為公主有何難保之憂為大君不幸矣中外遑遑罔
知所為公大言鎮之曰東宮臣民所屬望上殿眷愛
慈殿倚重易樹之說從何出設使無使大君無恙可
請封世弟入侍東宮未及請中廟賓天仁廟嗣服
仁廟問安於慈殿一朝以寡妾弱子難保之說多下
未安之教仁廟不勝未安朝詹盛陽伏地移時誠意
感動然後慈殿畧降辭色仁廟多用心慮漸成不豫
朝野惶懼公以為請封世弟之舉上瀆慈殿下鎮說
說宜急急請行朝議靡然從公未及啓請仁廟禮陟
小尹得志士禍朝夕可憂而公獨屹然言論風生公

中學罪出之夕訪五寸叔鄭源順朋之子磧峴公之
去就堂見公向昭格署路即以肖灘通兒席議告厥
父君好交構益慘未幾罷職士禍作芑復昌元衡挾
憾搢紳先鞫李德應曰汝於東日路見臺諫為誰德
應以掌令鄭某向入昭格洞呵喝避路為對即以贓
口援出捧傳旨拿鞫公從容就訊不脫衰麻受刑三
次流配龍川老親追別曰正直獲罪初心何媿其夕
卒九月十三日中學一會金光準閔齊仁持密旨將
論大臣公與白仁傑等力爭不從竟至鞫問杖死月
沙撰碣父琳號垂隱僉正歷敭華要己卯禍後杜門

稱病十八年而始起行戊子司馬甲午翰林正言忤
「金安老左遷安老出玉堂乙巳杖死
「柳貞字復元晋州人己卯薦科罷蔭江陰縣監丙午
臺諫啓以陰結羅湜共為悖論請罷後辞連李洪胤
滯獄殞杖
「尹潔字長源坡平人丁酉司馬癸卯科為修撰以言
安名世臨刑從容就死杖流未至復昌請鞫死杖弟
浚亦以變亂是非處斬號醉夫
「康惟善字元叔號舟川信川人丁酉司馬以龍灘婿
因師事己酉名出李洪胤供辭被鞫死於杖　宣祖

祖庚午伸冤

「郭珣字伯瑜號警齋永川人戊子科乙巳削奪仁廟時以司諫與白仁傑斥金光準密旨之事元衡以庇黨論白公謫安邊公殞於杖 宣祖丙寅復爵 蘇齋撰碣

「權橃字仲虛士林之字安東人丙辰生員丁卯文科號冲齋己卯禮參見時事多故爲諸公力言而不能從六月出守三陟癸巳景遷爲六卿忠順堂引見時啓曰睿宗因無嗣月山當次而貞熹王后越次而擁立成宗年甫十三猶帖然無事況今上以嫡冢既以登

位豈有他憂又獨啓曰尹任固不足惜王大妣於嗣
王有母之道若因此憂傷不豫則豈不爲大累灌仁
淑老病書生位極人臣今若遠行得病而死人必曰
國殺之也又以吾不西行大禍不止之語書責元衡
及百齡磁請於尹任罪目中去宗社二字順朋激怒
疏論三人罪皆以逆謀被誅　當其再啓也達夜草
啓越明趂朝子婿泣諫揮去至闕中光漢愕然固止
之不聽詣院相李彥迪坐抬注書柳景深使書啓辭
李亦驚曰勢已至此徒惹不測抹去危言公卻坐抱
膝曰刑浸至此不如不爲公與順朋分深鄭初吉尹

時公浩病甚是日始出迎謂曰今公亦何以來鄭色且
後語人曰吾聞權儆言不覺汗出不復有言而歇後
李文仲處事不猛以致多日騷擾 尹思翼啓曰大
漸時臣語撥曰宜急逐大君入來撥不答矣公但啓
曰有大臣在非臣不能擅斷退詣賓廳許磁自視尹
曰公欲提權公何耶權以大義力責大計其赤心朝
廷共知尹而赤騂撫答初罷斥回鄉追論削奪至丁未
鄭彥慤告良才驛壁書加罪乙巳之命公付處永遷又
移泰川公怡然就逐寄書子曰范忠宣七年十有
里萬行吾負恩至此吾死則歸葬可也至用 宦驛移

配朔州至碧蹄館李彥迪配江界公戲曰李二相權二
相一時何爀爀也咫尺不相見而行戊申李芑欲殺
兩公啓於經筵甚力慈殿牢拒不從公爲二人伸
救之劄啓明白直截敵如日星雖凶黨不敢怒而敢
惡乃於衛社之勳以公及晦齋並錄而公則乃追錄
也盖借重於君子以爲一身之援而非公之人注所
屬者不可淂也
「李彥迪字復古號晦齋驪州人居慶州弘治辛亥生
甲戌科左贊成經學博聞爲世宗儒乙巳八月禍作
以判金吾入侍初元衡與任仇怨已深而百齡芑爲

腹心謀覆士林元衡托密旨誘金諴使聲尹任而不
從芑乃詣閤門啓兩殿同御傾忠堂天威震赫人莫
敢少忤公從容言曰彼時專心於大行王者豈宜濫
罪事必先明正大不然恐有士禍公與權撥並錄勳
蓋欲引明賢以爲自樹之地初公爲嶺伯時都事李
天啓以持平承召問曰今當上相時論欲李芑何如公
曰陰險不可已而李杲相兩司劾罷芑聞而啣之九
月啓曰某惑邪論諂附世子背叛中宗書上十罷條
縶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救逆賊之言臣
臣往以臟吏女婿不得顯職某歸之於臣有恩而爲

國不敢許私取尉元衡復昌繼之奪勳爵丁未九月安
置江界盖副學鄭彥懿取良才驛壁匿名書告変以
加罪乙巳入癸丑十一月十二三日乙丑疾終是日
大風雲霧四塞明廟丙子復官 宣祖己巳諡文元
配享明宗廟庭後祀文廟戊辰贈領相
「趙璞字君售濮陽人甲辰科乙巳禍以翰林錄功奉
父削丁未謫泰仁後以曾為史官廢贊白仁傑遠謫
憂死庚午復官璐之弟
「李天啟字亨伯星州人丁酉科乙酉舍人李芑嗾米
崔延翰漢論劾削奪丁未謫寧海憂懣死庚午復牒

「權忽字介之安東人戊子司馬丁酉科芑啓削奪處
憲死庚午給丁未介川安置屢為大諫
「韓淑字子純號簡易堂清州人己酉科官至參判臺
諫以與尹任交厚請罷丙午追論流理山庚午十月
卒 澍兄年六十七簡易崔岦撰碑
「金振宗字希善慶州人己卯以所向堅確學行高明
有忠孝大節為名士薦登戊子科嘗論芑處險不正
芑巡邊嶺南引公從事禮公揖之外不交一語芑嗛
之至是啓削奪以司成初謫泰仁再謫嶺北卒庚午給
牒無子

「鄭郁字從周東萊人戊子科仁廟賔天初以忠牧奉
陳慰箋文入京與羅　相應至有擇賢之說闕庭
推鞫配昆陽行至沙院死籍沒
「丁熿字季悔號游軒昌原人丙申科世明之子中宗
聞其友悰特增秩仁廟七月昇遐八月回山公抗疏
送終大禮喪制一定何汲汲把禮孝尹潔繼疏曰殿
下之臣惟丁熿一人而已仁宗執喪踰制朝廷議欲
入外舅冀勸萬一公奮然曰所議苟且無謂當初尹
任入侍之議爭之不得禍終難悔見幾如此　贈禮
判忠簡乙巳爲舍人芑啓削官爵丁未以鼓扇浮薄

與蘇齋連名駈竄昆陽戊申移巨濟在謫十五年猶惓惓愛君之誠嘗草疏擬陳時弊將上書南溟往見止之遂終于謫所尤齋撰碑

「鄭澈字敏古惟沉之子也庚子科乙巳爲吏郎其一妹仁廟淑儀一妹爲瑠妻當捕瑠之時問其去處受累訊流光陽縣其供曰臣與瑠雖曰兄弟初議婚之時臣以年歲不相當止之瑠聞此語有不愜之心臣爲兵判到瑠家瑠設酌曰欲陳懷抱但汝浮濶負不知時議乃止不語云云謫光陽移慶源

「柳希春字仁仲號眉菴文化人居善山部命議賀成

事柳甫之後也食邑善州遂為州人博學强記趣向
亦正戊戌科禍作為正言時判刑尹任與尹元老元
衡兄弟搆惎始與金安老謀害元老等安老旋敗元
老等復用切齒於任鄰必報之元老肆於任陰謀叵
測多蓄刺客將不利於大君以摇動文定大懼由是
大小尹之説盛行一日具大諫壽聃發言經席中廟
震怒欲兩罷之朝廷憲任偏中其禍固爭中止而士
林惑於輔護東宮之言頗以任為歸有李煇者至宣
言當還任授政府議者知禍之未戢矣及仁廟賓天
小尹始欲逞憾廣引貪功喜亂不得志者晝夜取謀

未得其便以大憲閔齊仁恇㤼易動大諫金光準陰
賊善居物啖之厚利元衡又遣其妾入內庭牀文定
請下密旨以誘賚人結納既定是月二十一日齊仁
光準倡會于中學公及宋執義希奎朴司諫光佑鄭
掌令希登李彥忱金儲閔起文(持平)白獻納仁傑金正言
鸞祥皆會齊仁光準曰今。之三大臣爲慈殿所疑有
密旨除于宰相某某家又有匿名書流言未已宮壺
訟惧若非先發其端從輕善處則深恐事出他道貽
禍國家雖知彼之睒昧揆以時勢不容悠悠吐中皆舊
然曰此乃奸人搆禍之事以我爲其所使彈劾以開

端正落其術中決不忍為金儲曰此非特為尹任發也忠賢魚肉在於此矣己卯之禍言之酸鼻而謂今之君子又踵其習宋希奎曰我則雖寸斮吾骨不從也先生言之尤慟切朴光祐鄭希登白仁傑金鸞祥聲色俱厲金儲則攘袂起或或坐怒氣勃勃李彥忱閔起文惟仰天太息希仁等懇乞終日竟不終而罷邪黨震駭懼事不儕喉知中樞鄭順朋兵判李芑戶判林百齡工判許磁夜會于光化門外詰朝詣政院上疏而殿御忠順堂引宰相議任權仁淑三人罪公與執義以下引避啓曰臣等以為雖有可論之事三人當此

主少國危之時奸細之徒胥動浮言論啓大臣甚非其時適以陷奸詐增士禍議不能一而罷又不能即建於天聽請賜亦免不允翌日再辭不允衆希奎大言曰尹元衡主張密旨傳播外朝熒惑人聽當首劾此奸明示天討而今日已迫曛暮門將閉矣此納啓辭似非其時姑俟明日為之未晚也公以與諸人以為然遂皆退而白仁傑獨留抗啓文定大怒下獄盡以罷諸公職不旬日三人戮而大禍作二年九月副學鄭彥慤告變加罪乙巳人公謫濟州初林百齡於崔夫人為再從弟而與公又同縣聞公授職喜甚先一會

數日百嶺以簡招公坐中堂屏人以密旨傳曰中宗
嘗欲易世子二柳等陰沮止之到今多有不自安之
跡當擧正其罪且上意嚴切若此意順之則芬華逆
之則菑粉君獨不爲老親乎公勃然變色不交一辭
而出百嶺氣索送至門內再三屬耳曰毋泄其言公
亦不應林必膽俱墜罷會之夕遣子九嶺刺問始末
公方對丁熿共論時事接九嶺殊草草又不語其事
曲折九嶺怒歸告百嶺曰抵其家則杜門不出而咲見
嶺大恨之公寓舍與金光準之居相比光準密語文
太責曰仁廟在殯內未及寒若趂大獄戕殺勳老則

非惟大傷國體於嗣君之德得無累乎曰此乃慈殿
所爲女主不相關於君何累之有及宋希奎南啟光
準錢之並辭公謂公曰向者君雖痛慨亦何所補使
從吾言必不至今日是後羣憾合勢必欲置死以濟
州牧家不遠移鍾城三年二月至謫六鎭邉蘇鄙俗
尚弓馬公至願學者衆明廟二十年乙丑點元衞稍
雪乙巳人命移恩津丁卯三日公啓公學問該博可備
經筵勸講必能有補聖學終至資憲行副學贈左贊
成
「宋希奎字天章本陜川冶爐縣人乙巳執義罷丁未

追罪竄高山居五年放還優游六七年自號御溪散
人戊午卒乙丑昭雪給牒之時首相啓有溫恭正直
忠義大節入者丙午重試陞通政

閔起文字叔道通源之子呂興人乙巳持平罷丁未
歷變竄林川後放至海伯卒 戊辰五月初五日盧
守愼爲副學金鸞祥直學公與翰林柳希春應教玉堂
東壁皆乙巳生還之人也庚子科戶判聖徵曾祖

白仁傑字士偉水原人丁酉科禍作爲獻納時光準
齊仁受元衡芑陰嗾托承密旨構陷柳灌等無形之
罪兩司辭以不得相容及退公獨啓曰自上政事雖

微細之事當光明正大今者尹任事當議于院相而
處之而内除密旨于元衡使數三宰臣直啓而定罪
定罪則是而其所以罪之者大失事體且曰尹任等
之罪只遠竄罷職定差而無傳旨辭緣非典法之常
也元衡受旨之初當防啓曰如此秘密之事使他人
處之恐有後弊況以至親承順爲之弊將難救云則
上無處事之累下無貽弊之患而遽自相通于宰相
使國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推考齊仁光準以尹
任論啓中議于臣等臣等以爲國有大臣六卿此事
不出於此而乃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齊仁等亦以爲

然遂不論啓此則可笑而元衡之朱面對時不啓亦
爲非齊仁等以驅馳奔走於宰相之家有同傳令軍卒
此雖出於爲上慰勞之心而臺體則掃如執義宋希
奎司諫朴光祐與臣意相同而未即決啓徒煩辭避
未免逡巡之跡齊仁以下請並遞答曰啓者事於宗
社切迫不得已之事也啓竄與朝廷議處仍命招六
卿而上傳曰自仁傑假托以正佐護逆賊使深憂國
事者不得自安先罷囚禁府推問木治宋希奎以下
並罷職尹仁鏡等回啓臺諫以言得罪則士氣摧沮
請恕愚妄不允元情入啓後因兩司啓命勿推放送只削

職後流安邉宣祖初放還至左參賛子惟誠文科丞
旨
「金鸞祥字季應清道人丁酉科乙巳以正言罷職丁
未安置南海丁酉移丹陽 大諫
「李彥忱字中孚延安人丁酉科乙巳以掌令遆堂上
授外任丁未謫舒川憂憤死庚午給牒
「孫弘績字舜善 陽人癸卯科為待教注書戊申李
芑等啓以史官請張虛語譏議君上杖流朔州死於
道庚午給牒
「李湛字仲久號靜存龍仁人庚午生辛卯司馬戊戌

科甲辰持平論逆李芑相 乙巳十月芑嗾大臣崔輔
漢傳致罪掌令李天啓執不從翌日芑啓曰李天
啓李渙權勿丁熿李湛罪與渚同乃削奪丁未謫梁
山辛亥放杜門訓教明廟給牒宣廟初入玉堂甲戌
卒六十五 副學

韓澍字時仲淑之弟辛卯司馬癸巳科出入臺諫丙
午以尹任同里之人長在言地削職利城安置乙丑
移長湍丁卯敍至舍人

柳堪字克任全州人庚子科為吏正巳酉臺諫以不
肯私印武定寶鑑構發異議杖流慶興乙丑放至舍

人己巳卒五十沈一松撰碑
「李震字伯胤咸安人霖之凡丁酉科禍作以輕識之
資使士林不靖罷丁未謫泰安乙巳中道付處丁卯
放至僉知
「李爓字孟光星州人甲辰科奉教禍作以逆親罷丁
未竄慶興至禮正子玄培文科府尹
「尹忠元字　南原人蔭直長丁未謫三登後放
「尹剛元字景仁南原人乙亥科為正郎丁未謫楊口
日以出入官門受刑移配康津宣廟初兩司亞長至
判校子箕文科

「安復(諱)字君晦順興人甲辰科禍初以注書録功以尹
妻兄削職丁卯謫信川其父世亨亦謫高
原
「許忠吉字國善陽川人庚子司馬丁未臺啓以李德
應不忍杖誣服之說倡說於館中受累謫流義州
「金禧年字景老清風人甲午司馬丁未臺啓以乙巳
「間喜造異語以乱伎生復昌言今日之士禍有同戊
午甲子(禍)拿鞫初正字林復造飛語以囑大慝尹仁恕
既啓之後知其誣請停刑此特命流定平後昌城後
放官正

「梁允溫字國和南原人官至縣監以逆賊昏家仁廟
國恤弃哭內托稱拜掃受由更許稱亡妻歸葬受由
上京尹任家三度出入竄南海

「盧守愼字寡悔號蘇齋鴻之子善山人文章奇古識
見高明篤志學文癸卯文科爲吏正禍作削奪丁未
追論以爲守愼熾枉挾虛譽鼓煽浮薄覬覦天移珎
島己酉禍又作公之婦公李延慶友婿康惟善等坐
法公之禍愈錮明廟乙丑量移槐山宣祖初召還擢
用至領相二十年內人事一變生還者獨公及白仁
傑二老不數年公已登黃閣白公又躋東壁而公之

母夫人二十年倚閭之餘尚康强异哉公以支嫡無子
取弟之子大海繼之
「李首慶字伯善廣州人戊戌科臺諫丙午臺啓以李與
輝丁熿李仲悦朋比往来謫穩城首相流連源啓移
竹山癸丑放歸田里
「黄愽字仲約長水人戊子司馬壬辰庭試初爲壯元
考官李芑素憚公以鄭大年爲首公爲第二鄭以新
恩拜正言覈芑〻歎曰吾不知人寧以黄某爲壯元
也崔輔漢厭憚守陵曰曽於親喪亦不能居憂云公
言於稠中曰然則是不忠不孝也輔漢聞啣之丁未

驛禍謫遂安辛亥順懷世子誕生放還閑居三十年以教士爲業登科躋顯仕者非一二而名公鉅卿亦出於門下

「權應挺字士遇安東人戊子別科官至右尹壁書禍臺啓以指元勳李芑爲不久以加罪逆類爲未允謫康津移端川後放

「權應昌字昌遇應挺弟戊子科吏參壁書禍以用心陰險持論不正請罪尋謫順天移孟山後放以沙伐國傳得罪云

「李滉字景浩眞寶人居禮安甲午科官左贊成贈領

相謚文純配享宣廟文廟十月左相李芑知士論不
與欲盡去異己請闕曰近日定罪各論其當但朝
坐罷者有所未盡李天啓李滉李湛丁熿便請罷削
芑姪校理李元祿素重先生力陳芑林百齡亦言於
芑曰李某謹慎自守人所共知今若罪此人以必為
前日被罪人皆誣枉芑啓曰更聞則李某非不知是
非者請收削職上命敍用
「宋純字遂初新平人癸卯科庚戌以締結具壽聃
生異議論舒川及芑罷相復敍右參贊晩年退休光
州年八十餘

李浚慶號東皐庚戌李芑與陳復昌密啓申救尹任
且以李洪男告變為非論罪報恩付處辛亥世子誕
生赦敍初芑乙巳擇其發言當竄者州錢公為首鄭
順朋顧芑曰李某言於朝曰早封太宗以定人心何
以為罪芑執筆還削名後公既逐芑之黨尤李無疆
倡言李某才兼文武不利於國欲加罪相臣沈連源
力爭之明廟嗣位成服後翌日三公六曹參議已上
論列元老罪惡請遠竄兩司玉堂亦啓屢日命付處
外方未幾柳灌等被罪元老召還初議罪元老時獨
參判李浚慶以為幼主新即位母后至親不可罪之

衆不聽

「李文楗字子發星州人戊子科禍初以承旨錄功後猶子輝延坐削功謫星州公善於書畫謫二十年而終號嘿齋

「安景祐字　廣州人蔭文慶縣監見忤金先準謫三水後官至判官公口滑嫉惡逢人即說故以外官亦被禍

「金應貢珎原人安瑞順鄭倫等乙卯上疏時公僞其疏稟朔州　宣祖初取疏以入命給藉沒無鄭倫無別傳

李元祿字廷瑞德水人芑兄行之子辛丑科爲吏正以芑猶子不附於芑己酉臺啓以逆類加罪時不平芑又指芑當有赤族之禍枝流江界後放至僉知初元祿之子昔於芑曰某之父痛楚不能辭芑曰汝父果痛乎我當廷訊三次而猶忍之况一二次乎真懦夫也

「韓灝字源源叔之弟澍之兄也丙午科承文正字丁未臺啓以在尹任里閈與其家交通削奪後拜掌令判校

「金忠甲字恕初安東人丙午科承文正字丁未啓以

李煇妻兄常〻詭論有附會黜削後配正言

「林畯字周卿平澤人亨秀之父武人官至從二品丁未臺啓以奴事尹任自失執之後憂慮生疾削奪官爵

「李潤慶字重吉字貞之子廣州人辛卯司馬壯元甲午科禍作初以承旨祿功及子仲悅被罪後削功降罪公後為承旨時有人金鈴上疏辭語多悖且指斥慈闈同僚共議疏多謬妄不宜遽歷睿覽姑留院中而時公為陳復昌所疑忌同列有為復昌耳目者誣公以掩抑乱言之疏不即上聞隷臺駁正庚戌竄等

削黜復昌得罪朝廷始悟敍命久未下流落荒野凡三年矣癸丑大臣沈連源等啓其淹滯敍命始下拜刑議終至兵判贈謚正獻

愼居寛字栗而居昌人乙卯科官至吏判丙午臺啓以與柳仁淑同入同入銓曹不無諂附之罪削奪

崔盡國字子省忠州人戊戌科屢爲臺諫庚戌臺啓以李若氷高希崔大立功族不可謂不知其謀削職後爲江監降職爲正

鄭惟沉字臣源迎日人蔭司醞令女婿瑠被搆陷金明胤上變惡殿遣中使發卒圍公家搜捕瑠已逃公

公被繫于滋隨逮日鞫于慶會南門時衍楊孺庭而不失舉措及滋杖訊以頭觸柱仰天大呼曰吾兒無罪天寔鑑臨至徒配定平尋宥丁未加罪迎日付處辛亥放宣祖初給牒敦判而終于瀓入相

成世昌公天姿英偉不拘聲生學識超邁文章典雅久在詞苑及掌文衡為多士於式筆法臻妙書畫音律莫不精究時稱三絕受業於寒暄堂己卯間見幾憂危嘗與沖庵陰崖相善戒其鋒穎之太銳謝病于坡州別業庚辰鄭光弼復相公判西銓時金安老倡輔東宮假抑沈貞公以副學彈僚劾之大憲金謹思

等聽安老嫉友誣公黨內命鞫問公訟誣服竄平海
安老敗召公還乙巳大拜丙午李芑啓曰某禀性外
似疎宕內寔不正與柳灌輩交厚結表一時亟請遞
不蔡聽不合相位時奉使朝京未復命竄長淵
「朴承任字重甫號嘯皐羅州人庚子科丁未以吏郎
出外爲玄風縣監官至大諫
「柳景深字太浩文化人甲辰科爲注書丙午重試壯
元爲修撰丁未爲尹彥懿所告臺諫請罷後復敍歷敭
清顯官至參判」
「鄭磏字　號北窓順朋子丁酉進士生而清秀及

長無所不通如天文地理音樂醫筭華音皆不學而
能嘗隨父朝京與華人語皆驚異超叙六品兼醫筭
象三學教授歷抱川縣監其父上變溺泣力諫曰以
大忤不見容屏處于外多在果川清溪山楊州掛羅
里常使奴僮藥清早未起煎服之乃始言語未幾卒
年四十餘人言憂憊而死云其山居也能知山下人
所為之事曰某家方為某事後驗之果然蓋其學似
出禪家陳摶之類也四十四卒
「林億齡字大椿號石川平澤人乙酉科官至監司學
識有方處心剛直英氣發越文詞雄放遇事敏捷平

生少許可乙巳禍作出則忠言(信俱備)入則含默不言其尔
百岭陰結權奸倡禍士林公貽訓戒之詩至切至情
百岭不從公棄官南歸有詩好在江漢水安流莫起
波及守錦山百岭㢲原從錄券乃於山谷屏處作烽
文以付火嘗有詩曰竹老原(元)逃削松高不受封何人
與同調窮谷白頭翁蓋自況也曹南溟贈以詩曰令
有石川子其人古遺節芙蓉信聳豪何言大小別昔
年邀我子小河之蝸穴看來豆子熟琬談東西列文(石)
川千木奴破甘香論舌雖飢可食言人益共爐雪尚
悤明說天有懸匪解紲其相與如此抱負奇才不得

大有為世皆惜之
「許磁字南仲陽川人癸未科乙未以禮判同順朋苞
百齡首啓士禍錄衛社勳官至貳成丙午疏論陳復
昌之罪大諫尹元衡等啓以排斥為國之人遞職庚
戌臺啓以謂以錄功為可畜自以為未免小人眩亂
是非請削勳遂竄之公啓曰磁與閔齊仁締結邪議
及齊仁得罪然後又結宋純等鼓動異論此人為邪
論之根柢非一朝一夕決不可不遞竄命竄洪原後
還給職牒 許磁為吏判不許請囑苞含嫌嗾司諫
李無疆劾之磁於柳灌論罪之後自以為無功天地

鬼神不可誣云

「閔齊仁字希仲呂州人庚辰科乙巳爲大憲以密旨之下奔走宰相家有同傳令軍亦被彈㮣白仁傑當時含默隨波至録勲官資成庚戌執政尹仁鏡等路以仁柔之言發惜罪人又以安名世所書史記不可改竟至削勲公年深自悔常言吾不免爲小人之公然說道詩既有當時誤應遂後世譏之句云

「李承豪字俊卿定山人仁廟信任内官承宣色任廟末發引前技下殯殘丁卯仲冬籍沒罪給

「朴成著掌苑署奴天性淳實且善養花木一時士大夫

無不知之而尹任尤愛之乙巳之禍林百齡教誘王
梅香等誣告尹任不軌之狀先訊其婿李德應德應
以成蕃為證成蕃邀然不服親訊之際德應供曰何敢
飾詐以欺殿下乎成蕃曰汝出入侍從吾嘗以為可
用之人今所行如此可惡之甚也且何以見尹任於
地下乎刑訊嚴酷至於烙印竟不屈而死推鞫後退
於外庭與鄭希登數人及李德應同坐其家人饋以
生梨德應曰欲食一箇成蕃曰何以給欺天人乎顧
鄭掌令曰請喫之當時士大夫不忍酷刑誣服者多
而成蕃以賤隸之人死無異辭至今皆稱其義烈

「李文瑚内需司別座

「李壽千似是掖庭膳役人而並被禍殞云未詳

「金承寶

「李洪漑樽岩李若氷之子而尹任之婿也居忠州其兄洪男亦以謀逆連家謫寧越爲免禍要功計誣構洪漑以謀逆致書於人上變大獄忠州士人及凡民多陷不測云

「尹興義字剛叔癸卯司馬性醇謹剛直乙巳禍作酷受杖訊辭色不乱竟殞杖下兄興仁弟興禮同死

「金弘道字重遠希壽之子能文章有氣槩文科重試

壯元官至牧使竄甲山未還近道兒名歸甲謫此府
而死人事莫不前定可憐臺啓以輕驕不根昵比金
亂主張邪議云有二子瞻曄俱文科知名一世

奸凶

尹元衡中廟末年仁廟在東宮而元衡與尹任構隙
於是有大小尹之說大指任小指元衡元衡與芑陰
謀欲報怨仁廟卽位元衡等乃造飛語驚動明廟及仁
廟大漸任以外舅入侍元衡芑等因爲搆造之計而
灌仁淑又芑之仇怨故元衡芑與順朋百齡結爲腹
心請張熒惑至於偽投匿名書上誣恭懿殿又以任與

元衡

灘仁淑等表裡曾於入侍之日欲推戴桂林君鳳城君等以謗書通於恭懿殿落於宮殿及明廟嗣位文定以母后臨朝元衡從中感制忠順進入侍芑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心柳灌仁淑稍存形跡又順朋上疏極言尹任丁酉禧陵之事而百齡誘脅任之婿李德應教以誣服安世遇教毛構內隱難等與以爲罪遂起大獄 ○ 初芑進言順忠堂也洪相彦弼曰任可竄仁淑可罷灌可遠衆議皆然而申光漢曰當此危疑之際人心不可不鎮定任等罪可斟酌李彦迪曰事必先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越二日加罪時順

明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赦然若至依律則恐其太
重噫三人有何愛惜而順朋救護至此乎權機救任
而反被偽勳流連源亦録功不敢辭勳與妻對泣噫
小人之借君子外戚以為固可哀也已許磁閔齊仁
等初附奸凶欲而取富貴及録勳始悔與奸凶不合滑
重罪齊仁削勳許磁歎曰神之難誣凶黨之中亦相
矛盾況公議乎　當初元衡欺罔母后遂下密旨順
朋百齡等陰囑兩司欲罪三人齊仁先準欲從而他臺
不撓於是百齡倡告變之謀順朋既德應誣服毛憐
內隱難從伊頓一王梅香之舉證皆此類也　進士

元衡

安世遇詣政院告變曰任與瑠圖爲不軌交通傳簡
之婢毛獜臣與任前妻六寸任婢毛獜心情狀可知
又曰臣與任前妻六寸任婢毛獜求臣家婢末叱德
之族也任被罪後毛獜來言仁宗昇遐後潛通書臣
奴連伊內大通書則婢乃出納且任恐其妾玉梅香
陰洩其凶謀常閉一室猜忌輒興竊論之日坐于彰
義門外依幕與子興義婿德應謀曰玉梅香如不辭
去則吾計必露急遣騎辭來以平日猜忌之故不隨
去云先時拾得紬囊盛簡於闕庭其略曰近日國事
漸至殊常不知死所日夜涕泣欲移大位於公又政

元衡削奪傳旨

承處已通之云此乃奸鬼輩自造其書(昨日下教專事執難互之前)曰啓達之
請速爲之云云此乃奸鬼輩自造其書故遺闕庭而
攫納者也元衡削奪傳旨元衡本以凶邪貪濁憸
巧陰毒之人托國舅之親挾衛社之勳久居上台獨
專國政脅制君父美竊神器人主威權移在掌握凶
威燻灼虐焰熾張貪奪隨手榮悴在口斷食(蝕)國脈流
毒生民箝百僚之口網一國之利八道饋遺百倍於
封進千官懍畏寀過於君上國家大小之事必皆關
白而後行使人主孤立於上徒守虛器縉紳重足於
下莫保朝夕痛君上之無權憂社稷之將傾欝悒度

元衡削黜傳旨

曰不敢言而敢怒偃然廊廟莫敢誰何益自驕亢積
愚彌酷其便私剌已劇爲公室擅主威福之狀至老
尤甚其奸狀不可勝言姑擧一二言之以宦婢所産
之妾陞爲夫人以側室之女下嫁於士大夫敢擬宮
禁宮門至嚴內外有截非外人出入之地當文定大
漸之時三殿日親問安內人侍側羅列左右乃遣小
妾直入大內無異私家略無忌憚至於鍼令內醫接
進雜劑醫官及提調雖知其不可而莫敢其禁雖蔡
卓之妻妻未聞若此之橫恣縱猖則非一朝一夕之
故且刑獄天下之大命衛尚任其貨賂低昂隨其指

嗾雖執法司寇拱手聽命官爵人主之大權吏兵銓
曹凡大小政事不得自由一一稟承指意然後謹行
鎮將邊帥州縣守宰盡出其門郎以賂授小不如意
則諂見於色雖執政重臣亦俛首奉之如恐不及星
羅郡邑碁布鎮堡受鉞無非負債之帥佩符盡是含
恩之吏陸走貨貝生民之流亡殆盡駄輸米穀軍卒
之痛瘵亦極尺牘雲飛於遠近方伯鬻財於殿最殺
人者邦有常刑雖議賓公主尚不得寬饒縱其豪悍
之奴奸騙人妻妾掠奪人田宅至於白晝殺越無所
不至而守令不敢禁尸親不敢告水落山環山芟以
元衡削奪傳旨

為柴場芻蕘者不往至於進上田獵亦不得行驅逐
其庶民發掘其塚墓傍近之人控告無地以内閑天
躪於其僕妾署無忌憚山陵之役國家大之事太僕
車馬脤其家而使不得用之軍器鐵匠車幅所以鑄
成兵戈所需緩急之用輸運戍器以重軍國之事私
役其家而不還官事私輸賂物而轉賣牛犢凌虐卑
第輪役卒構連街接其萬有餘財濵海篰堰内地沃
壤田恒阡陌而盡入私占而公家給種守令監農官
斂盡爲饍食之資農民盡作開墾之奴田庄所在闔
境盡空珍玩充牣盈溢家富於一國身傍於王者猶

且土木方興營繕求徹奉漑連筏陸續於江頭米穀
紅腐賤如泥沙難於久儲則物集纏品上下其直販
貿山積市上之物一朝殆空人無不唾鄙至於倭館
公然貿銀畧無愧恥敢行商賈之事辱及朝廷雖銅
臭之人未及如斯招致譯官閱給雜物金貝紈錦絛
利名目俾貿於燕市價少微多必稱貸轉送然後將
免其苛責雖貫胡之慾未必如此伴倘之人自有定
額利郡良家諸郡富户冒占濫屬寔繁有徒無邑不
在則是宗分国自占而微納役責侵暴毒害延於鄰
放甚至勒要力鐙橫奪其民田傾家破産比比有之

元衡 制拜侍者

控告無所豪悍背主罪在綱常招納逋亡作為淵藪
兼且好訟之輩自知理曲必以等夷之心覬生分剩
之計立券持文一抜其門則雖理直之人緘口而退
莫之敢爭凡署步兵步旋填也紙司落紙為事大也
自占居半役夫偏苦私送安楮公然充損其瘠公肥
私橐皆類此防納帑冊之所過也敗膏萬竹村誤過
而屑也納二一徵十規取倍蓰之潤◯◯母遷京江販
人穀布之価利之所在不遺錙銖女僕執爨家人之
常也別主膳夫無異內饔食前方丈饌八珍之味太
僕酥酪為上供也至今略夫提携兒具煮藥析其家

有同御進至於子女僕妾亦且厭飫各處農庄分養
牛隻有時成籍点閱則彌滿原野不可勝紀又屢其
相換則烙以火印逢授者如下準其孳息之數則侵
徵之弊延及鄰右濫設私獄囚禁良民怯奪其田民
車載米穀分給行路厚施人ㄱ軍資本監庫間之外
其餘地使不得(遑)接於人家者而以防偷竊也造家時
占及其家公然奪占略無忌憚　文定王后尊則
國母親則同氣平生恩幸昊天罔極昇遐之日聞訃
詣闕晏然喫飯有若平時又為所助之人請托都監
圖差役之官及入樟宮之時所當擗踊哭泣之不暇
元衡削奪傳旨

但曰喪事宜速取覆天蓋一不下淚自前星失曜之
後上候頻徵屢進藥中外臣僚莫不悶迫自為首相
未嘗念及問安等事朝議洸發然後而隨且因一朝
之忿殺其妾子豆里孫授之水棄別正妻退徵婚幣
並奪其財產使之飢死其兄元老被罪而死則所當
哀矜惻然撫恤家少而猶幸其死横占其京家奴得
其兄元亮年老獨存則所當事之如父益其親愛之
心頗往其家立詣門外托病不見奴視其兄甚薄第
屢孫之妻出入其家而與之通焉度孫之死後使守之
來守其家而縱淫無恥及其醜聲騰播事狀難掩則

然後又使之削髮爲尼且尹百源雖明黨罪人於已
則乃骨肉至親之人及被罪之際勒奪奴婢百口藏
獲其負郭良田是雖出於百齡之哀乞類父自爲首
相鼓受楢子之賂李希孫同閑友也金景錫韋相人
也當乙卯拿鞫之時難於受刑納賂乞來或要取其
祖業相傳珍玩之物或陰受其宝纓白金銀段諸種
之物饕王府之獄爲一身之私且門用錦段之帳児
用金銀之飾供帳什物之華侈於王者姫妾服飾之
麗過於宮禁在家出入之時必乘小轎使女僕擁行
至中門始乘大轎是僭自上乘小轎之儀當乙巳武
元衡 削奪等傳旨

安之時逆賊姻族並投有北以示王法故安世亨以
尹任之子興仁之妻父既以被竄謫是皆關極惡之
大罪元勳大臣闡釋仇讐要結婚媾作爲一家至於
雪罪收敍齡之同生並列於朝其女婿亦逆賊任瑠
之至親其貪利滅義恣行凶臆忘君父之讐忽宗社
之罪蔑萬古春秋之大法啓逆類希望之奸心當初
爲東宮擇嬪之時黃氏乃逆黨安世亨之孫逆賊尹
興仁之三寸姪女而自少腹病長在呻痛之中別無
所著之德黃氏母女婿安德大爲四寸切親且與黃
大任約婚其子於黃氏之弟其意以爲黃氏爲嬪則

其埶重疊可保富貴於無窮使與內猾之妾潛通結約
於大任夫妻又使其腹心国上金永昌處其五柱而
定嬪之時力主其議隱諱痛疾欺罔君親遂定爲嬪
欲爲他日之國母其不顧宗社萬世慮而陰秘譎慝
之狀極爲凶憯設座榻於堂中倂擬御榻又設朱紅
交椅坐受一人之禮至名設饌之所曰水刺間朝夕
常食曰水刺眼前使喚婢子謂之侍女任事者謂之
監察執事之奴子謂之次知使喚奴子謂之司鑰家
奴之出使四方者刼勅各官曰吾主乃專制朝鮮誰
敢抗拒者乎至於侍婢衣服髻鬟皆効宫粧而凡人

元徧 削奪傳旨

送遣之物使次知之人書于彩牌而進呈於前婚姻
宴會之所又以綾羅緞綃之帳圍遮內廳凡居處舉
動一依宮闕儀然作一人君之儀其專僭制貪贓
奢侈凌逼毒害瀆倫敢肆殘忍薄行誤國病民亂政
虐治無名不道之罪固當明正快示王法而以功在
衛社親功先后特從末減只命遠竄相戢及諸提調
使不得參預國政所當敬畏天威謹飭一家自古被
論優游近郊方興土木責役日甚又縱奸猾之妾多
出家藏財寶男負女戴東輸西運其所當緣之處則
雖未的知其橫恣無忌至於此極又命罷斥遠居鄉

邦復乘有屋婦人之轎潛入城中留連其家非但縱
跡之凶秘所為難測其違逆君命探試朝廷有同兒
蛾羣情憤懣公論愈激朝廷上下之爭論將至一月
之久中外民庶之号訴遍滿闕門之外畿内之人聞
其出避白晝羣聚極口罵辱到處皆然身為首相無
一毫利澤之及民徒使居毒於一國罪盈惡積神人
之怨積年有絶責薄譴凝羣情之畜憤如川之難遏
朝野之危懼者甚於前日若一失機宜不正其罪則
人心一散不可復合危亡隨至將無社稷後來人臣駁
慮之患削奪官爵放歸田里事下義禁府 兼權二
元涵削奪傳旨

十年士林含憤至是大諫朴淳訍兩司合啓請竄
上自三公下至抱關莫不一口請罪礼判尹春年亦
論罷元衡族弟乙丑十一月元衡死元衡既失威百
姓聚于街路罵詈投瓦石至有欲射殺者元衡潛往
交河又悄悄家尋逐潛徙于江陰与妾蘭貞日日含
憤對泣時前妻金氏之繼母姜氏呈狀于刑曹告蘭
貞毒殺金氏刑曹以綱常大變移禁府 上不忍置
法久不允蘭貞聞之甚懼人或傳誤禁都來欲拿自
盡元衡大慟不久亦死
「李芑素為物論所不容欲因緣戚里以為内外締結

之謀常與族孫韓景祿作為心腹互相往來輒連夜
留宿陰謀秘計兇所不至及其在家潛通密簡連屬
於景祿之門自以為得計而人莫之知也芭與柳仁
淑俱為景祿之族而其時皆為判書一日芭使景祿
有閃通之事景祿以答簡授其奴傳致于判書家其奴
誤傳于仁淑見其書秘詭之迹言于人遂傳播于士
林莫不痛憤其兇狀因此芭仁淑入骨乘機構陷橫
加誅戮遂詭於人曰殺此賊我心快矣芭之因慊怨
殺仁淑於此益可見矣

一鄭順朋

夫芭

林百吟

鄭彥懋

金明胤欺世盜名初入薦選之列及其罷也旋占門蔭著儒巾更為決科之計曾為玉堂之士復作科亂之生發身不正觀勢低昂唯利是趨附李芑賛元衡首陳廢置之策彥懋肆毒也翊趙禍獄父事李樑製贈監段之表至有父少子老之譏樑之出按關西注別西郊元與昵一女故路歷見元衡翩然獻謟及樑入来復与之合其得膝於流通源之門行同狗彘詩甚忠賊權門諂媚而爵位如旧蠅營狗苟二十年

安世遇

李洪男

金明胤